



晚安
北京

汪峰 著

Good
Night

Beijing



YZLI0890146286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晚安 汪峰 著
北京

Good
Night

Beijing



YZLI089014628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晚安 北京 / 汪峰著. —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
2011
ISBN 978-7-208-10420-4

I. ①晚… II. ①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③歌词集—中国—当代④诗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39367号

策划编辑 姚映然
责任编辑 管鸽鹏
装帧设计 张 布
营销编辑 邓 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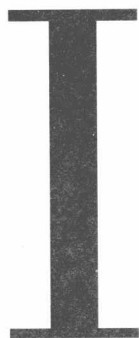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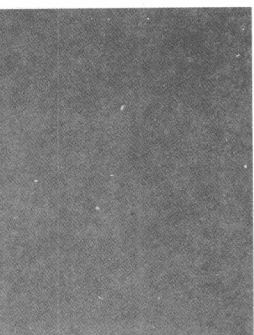
世纪文景

晚安 北京
汪峰 著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**人民出版社**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)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80X980毫米 1/16
印 张 17
字 数 150,000
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I S B N 978-7-208-10420-4/1·956
定 价 45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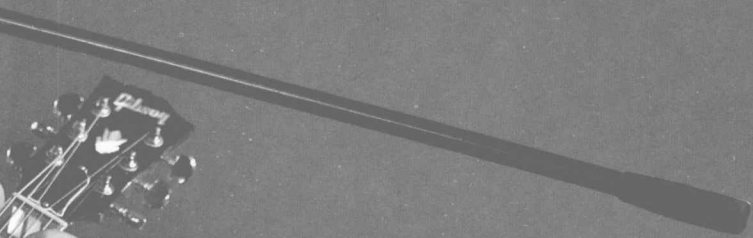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- I 怒放笔记
1
 - II 晚安 北京
57
 - III 中国的忧郁
189
- 跋
257



怒放笔记





摇滚乐，或幸福的子弹

摇滚乐是什么，下一个定义并不容易，在音乐形式上很难界定。比如莱昂纳德·科恩，从音乐形式上看，根本听不出他摇不摇滚。但是波诺这样的人物都会说，我走到今天就跟两个人有关，一个是鲍勃·迪伦，一个是莱昂纳德·科恩，你能说科恩不摇滚？

摇滚乐根本的功能在于：别人不能说的话我来说；别人心里想的，说了没人听的话我来说；别人说了以后成为废话，或者被忽视和压制的话我来说。它永远说的是真话，是针尖麦芒的话，是站在风口浪尖的话，同时也是体现和代表当时社会的人们整个生存背景和生存状况的话，这是摇滚乐磨灭不掉的色彩，你非要不让它带有这样的色彩，那它就不是摇滚乐了。

摇滚乐本身不仅仅是音符，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它关心它所处的社会，



关心这个社会里的人，并发出自己的声音。一个摇滚歌手，特别是在他成为公众人物之后，便不应该只享受公众人物的虚荣、头衔和财富。面对社会上的各种苦难，或者重大事件，他必须发言。比如说“7·23”高铁事故，首先，我会在微博上表明我的态度；其次就是在张北音乐节，我号召现场的十万人把手指向天空，为死难者哀悼。在我能说话、说出来的话有人愿意听的时候，我就会去说。

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不敢说话呢？说白了就是怕承受不了失去名声给你带来的一切东西之后的失落。其实一个人所能享受到的东西就那么多，而真正幸福的人也不在于他拥有了多少，而在于从没有到有的那个过程。失去一点东西没什么可怕的，人，要比就比衣服脱光了以后的能耐，要打架，那就来，谁要想说服对方，那咱们就讲道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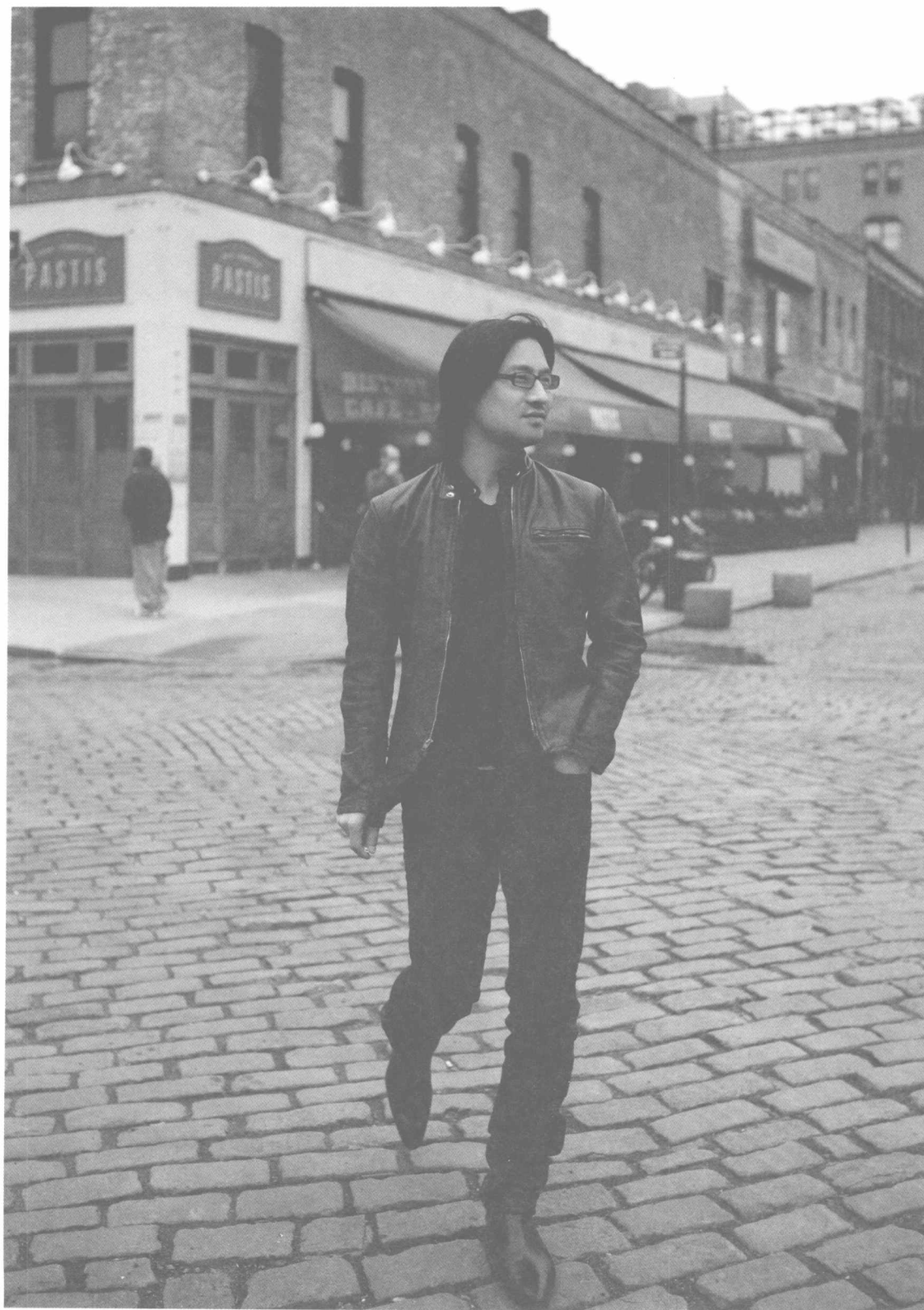
体现在音乐里面的时候，我也写了《名利场》和《有意思吗》等很多歌曲。你看到那么多人在过着这样的生活，即使你不去评价，起码应该把你看到的東西呈现出来。很多时候，看似最表象、最琐碎的东西其实恰恰是最深刻的东西，也最能表现一个时代的状况。安迪·沃霍尔最重要的作品，一个是一片可乐罐，还有就是一百多个梦露。“看着电视上的节日晚会……听着电台里的明星访谈……聊着网络上的花边新闻……”我写这样的歌词，并不是觉得我过得比别人好，或者我过的不是这样的生活，这都是我感同身受的情形，我在生活中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照样焦头烂额。也许，这里面没有多少高深的东西，但是在我把它变成音符的时候，你得尊敬我。



摇滚乐也不单单是要抨击、批判，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向度，就是要让人发现自己内心深处对生命本身的爱。面对一件事情，面对那些邪恶的人，你跟他来硬的，他们不怕，来吧，没用。你对它直接的抨击和批判并不一定能改变什么，但可以从另外的角度，让他们受到触动和感动，让另外的人对这个世界还抱有希望。所以摇滚乐从多个角度去切入现实，肯定要比单一的角度、方式更好，更有用。

如果把摇滚乐看成一种产业，它可以说是娱乐的一部分，但是，作为创作者，不能这样考虑问题。它作为娱乐的一部分，也仅仅是一种数字上的意义，比如它的市场份额。不可否认，摇滚乐一定有它轻松、好玩的一面，但它不会以娱乐为核心，它更大的功能是建立每个人更强大的心理基础，给精神层面带来更大的快乐。

摇滚乐有它自己必须坚持的东西。第一是不妥协性，首先就是你的世界观和你的态度的不妥协性，我可以为国家写一首歌，但是你不要告诉我我能够写什么，不能写什么，或者必须出现什么字眼，要不然你就别找我。这就是摇滚乐的不妥协性，我只说我发自内心的东西，说自己想说的。拿《我爱你中国》这首歌为例。你可以想像，一个自我标榜为摇滚歌手的人，竟然写了这么一首歌，而且从前就有一首这样的歌，名字还一样，再而且，这首歌确实不是在批判、在反社会，它就是在说“我爱你中国”。但是一定不要忘了这首歌里包含的那种心酸和伤感。《我爱你中国》这首歌就是



我对自己的一个挑战。这是我的国家，我凭什么就不能写，如果你觉得这是一种耻辱，请问你是不是有病？况且这首歌里面表达了那么多的难过和纠结。

第二点就是真实性。摇滚乐不是赶时髦，它有永恒性。我们现在听披头士、鲍勃·迪伦，听他们好多年前的作品，仍然觉得非常感人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歌手的内心和他所处的时代。如果说，一个电视台跟你约一首歌，这首歌必须时髦，应该跟另外的哪一首一样，这个时候，就没有摇滚了；当你去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，一个人告诉你，现在这就是潮流，你就不能怎么怎么做，只能在这个划定的范围内怎么怎么做，这个时候，摇滚也没了。

第三，用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，就是革命性。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又红又专，但是这一点所体现出来的效果是比较容易分辨的。那就是摇滚乐会一直走在潮流的前面一点，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上，一首歌不会因为过去了十年八年就显得陈旧，它诉说的仍然是你当下所关心的问题，说出了人们心里面一个共同的声音，而你也能完全地理解它，不会不懂。但对于那些做“行活”的人来说，这几点都不成立。音乐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生计，他们会很清楚什么样的音乐风格最容易受到欢迎，歌词怎么写才不会出问题，不会触及敏感而危险的字眼，审查通得过。说白了，做“行活”的就是音乐写手，他们与摇滚歌手的选择不同，我不会去指责这些，也不会看不起这些。因为必须有人做这个事情，你有这个本事，用它来赚钱、养活

自己、养活家人，我尊重你。但你千万不要告诉我，除此之外，你的作品里还有别的东西，还有这样那样的意义，这样说就有点尴尬了。好在现在大家都还挺清醒地知道自己是做什么的，也都挺互相尊重的。尊重，来源于了解事实，承认事实。

这种革命性其实不一定只有摇滚乐里才有，其他的東西里面也会有。比如说苹果的电脑和手机，他们设计出来的东西就是跟别人不一样，有它自己的一套系统，但是很实用，外观上也很简单。在美国，你几乎看不到有哪个年轻人掏出一个手机是别的牌子的，他们会觉得，我就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，就是要用苹果。它最大的附加值就是文化植入，事实上，从成本上讲，它该值多少钱大家都清楚。而反观苹果的战略，是几十年前就已经形成了的，几十年前他们就这样做事，一直到今天。

还有最后一点，就是摇滚乐的平等性。摇滚乐对于任何一个国家、民族，不同水平、不同历史的音乐人都是平等的。在摇滚乐面前，当我准备说一句话，把一句话变成旋律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公平的。任何一个刚起步的年轻人在家里写的一首歌，表达一个看法的时候，比如对自由的想法，跟约翰·列侬、鲍勃·迪伦的歌是完全平等的。

在学校的时候，我学习的主要是古典音乐。在音乐的伟大性上，我自始至终都没有觉得流行音乐比古典音乐更好、更伟大，因为流行音乐往往要借助语言去表达，而古典音乐不需要。但是语言提供了一个方向，那就

是你可以表达更具象、更有想像力的各种意象，更容易表达自我。古典音乐需要表达的是作曲家和那个年代的整体气质，这是古典音乐的最高境界，但是也可能带有百分之二三十的个人色彩。而摇滚乐确实更能够表达年轻人的内心、更自由，我想，作为一个年轻人，在听到了好的摇滚乐之后而喜欢上它，是一件很顺理成章的事情。

在中文歌曲里面，当时给了我最大震动的是崔健和罗大佑。崔健确实是太棒了，他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地位，不是偶然的。你会发现，他无论是歌词还是音乐性都很出色。录音上也是，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这张专辑，在当时那种条件下，制作成那样，真是相当不容易。崔健就是一个标准，一个人能够受到那么多人认可，他必须是有很多过人之处的。那时候，如果有谁写了一首歌，拿给别人看，别人夸你的时候就会说：“写得真不错，挺像崔健的。”在歌词这方面，后来做得比较好的就是张楚。我们现在一般都知道崔健的地位非常高，对中国摇滚乐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，但其实罗大佑的伟大程度，并不比崔健差，那张《未来主人翁》也是很了不起的。

但是摇滚乐进入中国的时间太短了，大家都疯狂地去吸收、学习、模仿国外的东西。我们中国人做事往往会进入这个阶段，首先，得是头发、衣着，拉好摇滚的架势，把外在的东西先学出来。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问题，但是更重要的东西就没有了，不能在音乐创作上不断地学习、深入，所以也不能由此提升自己精神层面的表达。其实也不是说大家不努力，有很多